

目录

第 032 回	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	3
第 033 回	享太平与民同乐 傲权阉为主斥奸	6
第 034 回	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	9
第 035 回	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	12
第 036 回	议和饒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	15
第 037 回	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	18
第 038 回	于少保沈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	21
第 039 回	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	24
第 040 回	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	27
第 041 回	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	30
第 042 回	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谏阿丑悟君心	33
第 043 回	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	36
第 044 回	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	39
第 045 回	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	43
第 046 回	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	46
第 047 回	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	49
第 048 回	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	52
第 049 回	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	55
第 050 回	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	58
第 051 回	黎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	61
第 052 回	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	64
第 053 回	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	67
第 054 回	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	70
第 055 回	返豹房武宗晏驾	

	祭兽吻江彬遭囚	73
第 056 回	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	76
第 057 回	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	79
第 058 回	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析嗣邀殊宠	83
第 059 回	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	87
第 060 回	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	90
第 061 回	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	94
第 062 回	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慈臣极谏	97
第 063 回	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拚死留名	100
第 064 回	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	103

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隰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

却说赵王高燧，与高煦是一流人物，难兄难弟。从前亦常思夺嫡，与中官黄俨等，密谋废立，事泄后，黄俨伏诛，燧以仁宗力解，始得免罪，仁宗徙燧封彰德。及高煦抗命，暗中也勾结高燧，约同起事。煦既受擒，六师毕归。户部尚书陈山，出京迎驾，奏称应乘胜移师，袭执赵王。宣宗转问杨荣，荣很是赞成。复问蹇义、夏原吉，两人亦无异言。遂由杨荣传旨，令杨士奇草诏。士奇道：“太宗皇帝惟三子，今上惟两叔父，罪无可赦，法应严惩，情有可原，还宜曲宥。若一律芟除，皇祖有灵，岂不深恫？”荣厉声道：“此系国家大事，岂你一人所得沮么？”杨荣名为贤臣，胡亦执拗成性。士奇道：“高煦受擒，赵王必不敢反，何苦要皇上自戕骨肉，士奇不敢草诏。”时杨溥在侧，与士奇意合，遂从容说道：“且入谏皇上，再作计议。”荣闻溥言，赧然径去，即往见宣宗。溥与士奇，接踵而入，司阁只放入杨荣，不令二人入内。二人正彷徨间，适蹇义、夏元吉，奉召前来，士奇即挽令入谏。蹇义道：“上意已定，恐难中阻。”士奇道：“王道首重懿亲，如可保全，总宜调护为是。还望二公善为挽回！”蹇义颌首而入，即以士奇言转陈帝前。宣宗乃返入京师，不复言彰德事。既而廷臣犹有烦言，或请削赵王护卫，或请拘赵王入京，宣宗沈吟未决，复召士奇入问道：“朝右多议及赵王，究应如何处置？”士奇道：“今日宗室中，惟赵王最亲，陛下当曲予保全，毋惑群议！”宣宗道：“朕今日只有一叔，怎得不爱？但欲为保全，须有良法。朕意拟将群臣劾章，封示赵王，令他自处，卿意以为何如？”士奇道：“得一玺书，更为周到。”宣宗便命士奇起草，亲自阅过，盖好御印，即令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，与左都御史刘观，同赴彰德，示以玺书，并廷臣劾章。赵王喜且泣道：“我得更生。”遂优待袁容、刘观，并上表谢恩，愿献护卫。自是群议始息。宣宗乃重用士奇，薄待陈山，且岁赐赵王，概如常例。赵王得以令终，于宣德六年去世，幸全首领。这且休表。

且说荣昌伯陈智，与都指挥方政，协守交趾，因黎利叛服无常，奉命往讨，续前回。至茶龙州，两人意见未洽，反为黎利所乘，吃了败仗。那时宣化贼周臧，太原贼黄菴，笑留贼潘可利，云南宁远州红衣贼长擎，俱蜂起作乱，遥应黎利。宣宗闻警，谕责智、政，削夺官爵，令在军中效力赎罪。特简成山侯王通，佩征夷大将军印，充交趾总兵官，都督马瑛为参将，率师南征。仍命尚书陈治，参赞军务。通与瑛先后南下，瑛至清威，适黎利弟黎善，陷广威州，分军四扰，与瑛军相遇。被瑛军兜头痛击，纷纷败去，瑛方扎营休息。王通亦引兵到来，两下合军，进屯宁桥。通欲乘胜进击，尚书陈治道：“前面地势险恶，宜慎重进行，不如择险驻师，觇贼虚实，再定行止。”通叱道：“兵贵神速，何得迟疑？”治不便再谏。通即麾兵渡河。适遇天雨，道路泥泞，人马不能成列，霎时间伏兵骤起，纵横冲荡，通受创即走，全师大溃。陈治愤起，怒兵突阵，身中数创，颠坠马下；左右掖起，愿与俱还，治勃然道：“我身为大臣，见危致命，正在今日，难道可偷生苟免么？”足愧王通。随即挥刀复入，斫死贼兵数人，自知力竭，刎颈而死。通败回交州，尚得自言神速么？黎利即自率精兵，入犯东关。通报报大惧，阴遣人与利议和，愿为利乞封，且割清化以南地，俾利管辖。利阳为受款，限日受地，通遂不待朝命，擅檄清化等州，令官吏军民，尽还东关，即以土地让与黎利。知州罗通，掷檄痛诋道：“名为统帅，擅敢卖城，看他如何复命？我只知守土，不知有他。”遂撓城拒守，黎利往攻不能下。

先是都督蔡福守义安，为黎利所围，未战即降，至是黎利令招致罗通。通见福至城下，厉声呵责，说他不忠不义。福羞惭满面，低头驰去。利知清化难下，移兵攻镇城平州。知州何忠怀，潜行出城，拟至交州乞援，中途为贼所执，押送黎利。利酌酒与饮道：“何知州的大名，我仰慕久了。能从我，不患不富贵。”忠怀大誓道：“贼奴！我乃天朝臣，岂食汝狗彘食？”当下夺杯在手，掷中利面，流血盈颐。利大怒，遂将忠怀杀害，一面麾众寇交州。王通出兵与战，竟得胜仗，斩获伪官以下万余人，利惶惧遁去。诸将请王通追击，通又憚不敢发。一年怕蛇咬，三年烂稻索。利得整军复出，围攻昌江。都指挥李任、顾福，日夜拒战。至九阅月，粮尽援绝，竟被攻陷，任、福皆自刎毕命。中官冯智，北向再拜，与指挥刘顺，知府刘子辅，投缢殉难。冯智颇不愧忠臣。子辅有惠政，民素爱戴，子辅死后，阖家全节，吏民亦相率死难，无一降贼，全城为墟。阐扬忠节。

警报遥达京城，宣宗又命安远侯柳升，统兵往援，保定伯梁铭为副，都督崔聚充参将，尚书李庆参赞军务。且以黄福旧在交趾，深得民心，亦令随军同往，仍掌交趾布按二司。柳升会集诸军，进至隘留关，黎利与王通，已有和议，闻升等南下，诡称应立陈氏后裔，具书乞和。升得书，并未启视。只将原书奏闻，一面督军入境，连破关隘数十，直达镇夷关。梁铭、李庆皆因惫致病，惟升意气自若，尚欲长驱直入。郎中史安，主事陈镛，问李庆疾，且语庆道：“主帅已涉骄矜，拥兵轻进，倘遇敌伏，易致挫衄。宁桥覆辙，可为前鉴，还望公代为谏阻，宁可持重，不可躁率。”庆倚枕称善，强自起床，走告柳升。升笑道：“我自从军以来，大小经过百战，难道怕这么么小丑么？”轻敌甚矣。庆复言之再三，升含糊答应，令庆等留营养病，自率百骑至倒马坡，跃马逾桥。后队正拟随上，桥梁猝断，迫不及渡，但见对岸伏兵猝起，把升围住。升左冲右突，竟不能脱，未几即中鏢身死。所随百骑，尽行战歿。那时后军只好退回，梁铭、李庆竟致急死。崔聚重整军入昌江，与贼酣斗，贼驱众大至，飞矢攒射，聚受伤被执，史安、陈镛等皆阵亡，官军大溃，七万人只剩数千，逃入交州。

黄福至鸡鸣关，亦为贼所得，掣出佩刀，意欲自刎。贼众把刀夺去，且下马罗拜道：“公系我生身父母，何可遽死？前时公若不归，我等哪敢出此？”福叱道：“朝廷未尝负尔等，尔等为何从逆？”贼众复道：“守土官僚，如果尽若我公。就使教我为逆，我等也不忍为。怎奈官逼民反，不得不然。”言下都有惨容，且语且泣，福亦为之下泪。贼目取出白金馕粮，作为馈物，并令数人舁着肩舆，送福出境。福至龙州，举所赠物尽归入官。

是时王通在交州，闻升军败没，越加惶惧，忙与黎利议和，出城筑坛，束帛载书，教利立陈暲为陈氏后，订约休兵。其实交趾并没有陈暲，全系王通、黎利，串同捏造，借此蒙蔽明廷。通赠利绮锦，利赂通珍宝，彼此欢宴了一日，议定由黎利遣使，奉表献方物。通亦令指挥阍忠，偕黎使入朝，当由鸿胪寺代呈表章，其词云：

安南国先臣陈日燿三世嫡孙陈暲，惶恐顿首上言：曩被贼臣黎季犁父子。篡国弑戮，臣族殆尽。臣暲奔窜老挝，以延残息，历二十年。近者国人闻臣尚在，逼臣还国，众言天兵初平黎贼，即有诏旨访求王子孙立之，一时访求未得，乃建郡县。今皆欲臣陈情请命，臣仰视天地生成大恩，谨奉表上请，伏乞明鉴！

宣宗览毕，即召集廷臣会议，示以来表。英国公张辅道：“这是黎利诈谋，必不可从，当再益兵讨贼，臣誓将元凶首恶，繫献阙下。”蹇义、夏原吉，也说是不可轻许。独杨荣、杨士奇，料宣宗有意厌兵，因言交趾荒远，不如许利，藉息兵争。宣宗乃决计罢兵，遂遣侍郎李琦、罗汝敬等，赍诏抚谕交趾，赦除利罪，令具陈氏后人事以闻。一面召王通、马瑛，及三司卫所府州县官吏，悉数北还。于是三十年来经营创造的安南，一旦弃去。李琦等未到交趾，王通已由陆路还广西，陈智及中官马骥、山寿，由水路还钦州。及奉诏到京，群臣交章弹劾，统说通弃地擅和，骥恣虐激变，寿庇贼殃民，情罪最重，应即明正典刑。宣宗意存宽大，只把王通、马骥、山寿等，暂系狱中，便算罢休。宣号称英明，杂何姑息养奸？嗣李琦自交趾还京，黎利又遣人随至，奉表言陈暲已死，陈氏绝嗣，由臣利权时监国等语。宣宗明知有诈，只因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，就将错便错的，混过去了。

是时已为宣德三年，边事总算搁起，宫中忽起暗争。小子于前回表过，宣宗立后胡氏，并册孙氏为贵妃。已见得后妃并重，隐肇争端。果然不到二年，即闹出废后问题来。原来孙贵妃出身颇微，系永城主簿孙忠女，幼时颖慧绝伦，貌亦姣美，天生丽质。偶为张太后母所见，大为称美。张太后母，即彭城伯夫人，当张为妃时，已出入宫中，成祖拟为皇太孙择配，彭城夫人，即盛称孙氏贤淑，应选为太孙妃。当下传旨选入，见孙氏女尚仅十龄，乃令在宫抚养，从缓定夺。过了七年，太孙年长，奉旨选妃，司天官奏称星气在奎娄间，当自济河求佳女。适济宁人百户胡荣，生女七人，独饰第三女充选。成祖见她贞静端淑，遂册为太孙妃。彭城夫人，闻了此信，以孙氏女既有定约，偏为胡氏女所夺，心中很是不平，即入宫后奏成祖，请他改命。成祖不便反汗，但命立孙氏女为太孙嫔。及仁宗嗣阼，张后正位，彭城夫人，又向张后前喋喋不休。老嫗煞是多事。张后素性寡言，任她如何怂恿，只是默然不答。到了宣宗登基，亦稍稍倾向孙嫔，所以册后礼成，便册孙嫔为贵妃。明初定例，册后用金宝金册，册贵妃有册无宝，宣宗特命尚宝司制就金宝，赐给贵妃，一如后制。已隐露并后匹嫡的意思。这位孙贵妃体态妖娆，性情狡黠，少成若天性。百般取悦上意，几把这位宣宗皇帝，玩弄在股掌中。宣宗年已三十，尚无嫡子，未免愁

叹，尝语孙贵妃道：“后有疾不育，卿无疾亦不育，难道朕命中应无子么？”孙贵妃闻言，猝然下跪，佯作羞态道：“妾久承雨露，觉有异征，红潮不至，已阅月余，莫非是熊梦不成？”你难道定知生男？宣宗大喜道：“卿如生男，当立卿为后。”孙贵妃佯惊道：“后位已定，妾何敢相夺？愿陛下勿出此言！”宣宗道：“好贵妃！好贵妃！”随亲为扶起，抱置膝上，喁喁与语，大约有厌恨胡后的意思。贵妃且曲为解劝，宣宗嘉她有德，益称叹不置。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，此阴柔之所以可畏也。

流光易逝，倏忽间已八九月，孙贵妃居然分娩，生下一个麟儿，当由宫人报闻宣宗。宣宗喜出望外，即至贵妃宫中验视，经侍嫗抱出佳儿，啼声响亮，觉为英物。后来庙号英宗，宜为英物。宣宗满面笑容，取儿名为祁镇，并慰劳贵妃数语，随即趋出，传旨大赦。看官！你道这皇子祁镇，果是贵妃所生么？贵妃想欲夺后，恰想出一条秘计，暗中与怀孕的宫人，定了易吕为赢的密约。适值宫人生男，遂取作己子，诳骗宣宗。宣宗哪知秘谋，总道是贵妃亲生。才阅数日，即拟立乳儿为皇太子，廷臣希承意旨，也接连上章奏请。恐也由贵妃运动。宣宗遂召张辅、蹇义、杨荣、夏原吉、杨士奇入内，随谕道：“朕有一大事，与卿等商议，卿等为我一决。朕三十无子，中宫有病不得育，据术士推算，谓中宫禄命，不能产麟，今幸贵妃有子，当立为嗣，朕闻母以子贵，乃是古礼，但不知何以处中宫？卿等为我设一良法！”辅等奉旨，面面相觑，不发一言。宣宗又略举后过，杨荣矍然道：“如陛下言，何妨废后呢？”荣前时欲拘赵王，及此又倡议废后，吾不知其具何肺肠。宣宗道：“废后有故事么？”杨荣道：“宋仁宗废郭后为仙妃，便是成例。”宣宗复顾辅等道：“卿等何皆无言？”士奇忍耐不住，便顿首奏道：“臣事帝后，犹子事父母，母即有过，子当几谏，怎敢与议废母事？”辅与原吉，亦跪后道：“此乃宫廷大事，须待熟议。”宣宗复问道：“此举得免外议否？”士奇道：“宋仁宗废郭后，孔道辅、范仲淹等，力谏被黜，至今贻讥史册，怎得谓为无议？”还是士奇守正。宣宗不悻，拂袖竟入，辅等乃退。

越日，宣宗御西角门，复召杨荣、杨士奇至前，问以昨议如何？荣从怀中取出一纸，奉呈宣宗。宣宗瞧着，所书皆诬后过失，多至二十事，不禁变色道：“渠曷尝有此大过？这般诬毁，独不怕宫庙神灵么？”宣宗非无一隙之明，乃杨荣逢君诬后，罪实可杀。随顾士奇道：“尔意究应如何？”士奇道：“汉光武废后诏书，尝谓事出异常，非国家福。宋仁宗废后后，亦尝见悔，愿陛下慎重。”宣宗仍不为然，麾令退去。又越数日，仍召问张辅等数人，辅等仍依违两可。独士奇后奏道：“皇太后神圣，应有主张。”宣宗道：“与卿等协议，便是太后旨意。”我却未信。士奇不便多言。宣宗见士奇不答，遂令辅等皆退，独命士奇随入文华殿，屏去左右，密谕士奇道：“朕意非必欲黜后，但事不得已，总须卿为朕设策。”意亦太苦，无非为一孙贵妃。士奇固辞，经宣宗谕至再三，方仰顾道：“中宫与贵妃，有无夙嫌？”宣宗道：“彼此很是和睦，近日中宫有病，贵妃时常往视，可见深情。”这便是她狡诈。士奇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若乘中宫有疾，由陛下导使让位，尚为有名。”宣宗点首，士奇即退出。约过旬日，宣宗复召见士奇，与语道：“卿策甚善，中宫果欣然愿让，虽太后不许，贵妃亦不受，但中宫的让志，已甚坚决了。”恐亦由受迫所致。士奇道：“宋仁宗虽废郭后，恩礼不衰，愿陛下善保始终，无分厚薄。”无聊语。宣宗道：“当依卿奏，朕不食言。”于是废后议遂定，小子有诗咏道：

宁有蛾眉肯让人，谎言熊梦幻成真。

长门从此悲生别，一样皇恩太不均。

欲知废后立储详情，且俟下回续叙。

交趾一役，误在遣将之非人。王通、柳升，俱非将才，乃命为专阃，惘惘出师，通一蹶而不振，升再入而战歿。卒至下诏遣使，修好撤藩，城下之盟，耻同新郑，割地之议，辱甚敬瑭，宣宗固不善筹边，而张辅、蹇义、夏原吉、三杨诸人，要亦不能辞其咎也。若夫废后之议，更属不经。后无可废之罪，乃堕狡谋而乖恩义，失德孰甚。士奇再三谏阻，卒不能格正君心，徒以劝让一策，曲为补苴，实则一掩耳盗铃耳。观此回乃知宣宗不得谓明，其臣亦不得谓良，宁特杨荣之足斥已哉？

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傲权阉为主斥奸

却说宣宗用士奇言，劝后退位，布置已定，先立子祁镇为太子，由礼臣奉上册宝。孙贵妃欣喜过望，恰故意禀白宣宗道：“后病痊，自当生子，妾子敢先后子么？”口仁义而心鬼蜮，此等人最属可恨。宣宗道：“朕当立你为后，休得过谦！”贵妃又佯为固辞，宣宗不允。会胡后已上表辞位，遂命退居长安宫。后性喜静，不好华饰，至是黄老学，益怀恬退。张太后深加怜悯，尝召居清宁宫。内廷朝会宴飨，必命后居孙后上，孙后尝怏怏不乐。无如太后隐为保护，也只好得过且过，不便与争。后来宣宗亦颇自悔，尝自解为少年事，年已逾壮，安得称为少年？因赐号故后为静慈仙师。至英宗正统七年，太皇太后张氏崩，后号恸不已。越年亦殁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宣宗既册立孙后，很是欣慰，遂设宴西苑，宴集大臣。西苑在禁城西偏，中有太液池，周十余里，池中架着虹梁，藉通往来。桥东为圆台，台上有圆殿，其北即万岁山，山上有殿亭六七所，统系金碧辉煌，非常闳丽。沿池一带，满植嘉树，所有名花异卉，更不胜数。池上玉龙盈丈，喷泉出水，下注池中，圆殿后亦有石龙吐水相应，仿佛与瀑布相似。宣宗更命在殿旁筑一草舍，作为郊天祭地时斋宫，虽是矮屋三间，恰筑得格外精雅，真个是精洁福地，差不多阆圃仙居。蹇义、夏原吉、杨荣、杨士奇等十八人，奉召入苑，宣宗已在苑中候着，由诸臣谒毕，命驾环游，先至万岁山，次泛太液池，宣宗亲指御舟道：“治天下有如此舟，利涉大川，全赖卿等。”蹇义诸人，闻命叩谢。宣宗令内侍举网取鱼，约得数尾，饬交司厨作羹，即在舟中小饮，遍及群臣。乘着酒兴，赋诗赓唱。你一语，我一句，无非是颂扬政绩，鼓吹休明。既而舍舟登殿，赐宴东庑，饮的是玉液琼浆，吃的是山珍海错，且由宣宗特旨，有君臣同乐，不醉无归二语，因此诸臣开怀畅饮，无不尽欢。席终，复各赐金帛绦环玉钤等物，大家顿首称谢，方才散归。

过了数旬，值张太后生辰。大受群臣朝贺。礼毕后，宣宗亲奉太后游西苑，词臣毕从。既至苑中，由宣宗亲掖慈舆，上万岁山，奉觞上寿，太后大悦，酌饮宣宗，且与语道：“方今天下无事，我母子得同此乐，皆天与祖宗所赐。天下百姓，就是天与祖宗的赤子，汝为人君，能保安百姓，不使饥寒，庶几我母子可长享此乐了。”仁人之言。宣宗离席叩谢，是日亦尽欢始散。未几又奉太后谒陵，宣宗亲执纛键，骑马前导，至清河桥，下马扶太后辇，徐徐行进，畿民夹道拜观，陵旁老稚，亦皆山呼迎拜。太后顾宣宗道：“百姓爱戴皇帝，无非以帝能安民，应慎终如始，毋负民望！”宣宗唯唯遵教。俟谒陵已毕，复奉太后过农家。太后宣召村妇，问及生业安否？村妇应对俚朴，如家人然，太后喜甚，赐给钞币饮食。村妇亦进献野蔬家酿，太后取尝讫，复畀宣宗道：“这是农家风味，不可不尝。”随事教导，不愧贤母。宣宗亦领食数味。及还，宣宗见道旁有耕夫，特向他取耒，亲自三推，随顾侍臣蹇义等道：“朕三推已不胜劳，况长此劳动呢？”亦赐给耕夫钞币。其他所过农家，各有特赏，顿时欢声载道，交颂圣明。

嗣是励精图治，君臣交傲，兴利除弊，任贤去佞，仍以北京为帝都，免致重迁。仁宗意欲南迁，见三十一回中，本回特叙此文，补笔不漏。一面命工部尚书黄福，及平江伯陈瑄，经略南漕，妥为输运。又选郎中况鍾、赵豫、莫愚、罗以礼，及员外郎陈本深、邵旻、马仪，御史何文渊、陈鼎等九人，出为知府，一律称职。况鍾守苏州，锄强植良，号称能吏。赵豫守松江，恤贫济困，号称循吏。两太守遗爱及民，声名较著。嗣复用薛广等二十九人，亦多政绩。又擢曹弘、吴政、赵新、赵伦、于谦、周忱为侍郎，分任南北巡抚。谦在山西，忱在江南，任官最久，尤得民心。大书特书，不没贤能。“喜逢国泰民安日，又见承平大有年。”这位从容御宇的宣宗皇帝，制祖德歌，作猗兰操，吟织妇词，著幽风图诗，扬风扞雅，坐享安闲；有时且作画数张，所绘人物花卉，备极精工，尝画黑兔图，松云荷雀图，黑猿攀槛图，赏赐王公，珍为秘宝。又敕造宣纸，至薄能坚，至厚能腻，裁剪成笺，有菊花笺、红牡丹笺、洒金笺、五色粉笺等名目。他若褐色香炉，蓝纱宫扇，青花脂粉箱，统由大内创制，流传禁外。香炉形式不一，炉底多用匾方印，阳铸大明宣德年制，印地光滑，蜡色可爱。宫扇用竹骨二十余，粘以蓝纱，承以木柄，可收可放，随意卷舒，尝有御制六字诗云：“湘浦烟霞交翠，剡溪花雨生香。扫却人间烦暑，招回天上清凉。”所赋便是此物。青花脂粉箱系是磁质，花纹曼体，覆承两洼，子母隔膜，周围

有小窰可通，灵妙无匹。或谓先由暹罗国贡入，宣宗饬匠仿造，穷年累月，仅成十具。两具给与孙后，余均分赏宫嫔。宫中又尝斗蟋蟀，宣宗最爱此戏，曾密召苏州地方官，采进千枚。当时有歌谣云：“促织瞿瞿叫！宣宗皇帝要。”种种玩耍，无非因天下太平，有此清赏。好在宣宗未尝荒耽，不过借物抒怀，为消遣计，看官休要误视。当作宋徽宗、贾似道一流人物呢。点醒正意。

宣宗一日微行，夜漏已迟，尚带四骑至杨士奇宅。士奇仓皇出迎，顿首道：“陛下一身，关系至重，奈何轻自到此？”宣宗笑道：“朕思卿一言，所以亲至。”遂与士奇谈了数语，方才还宫。越数日，宣宗复遣内监范弘，往问士奇，谓微行有何害处？士奇道：

“皇上惠泽，未必遍洽寰区，万一怨夫冤卒，伺间窃发，岂不是大可虑么？”后过旬余，果由捕盗校尉，获住二盗，鞫供得实，乃欲乘帝出行，意图犯驾。宣宗方喟然吸道：“今才知士奇爱朕呢。”以此益器重士奇。士奇亦知无不言，屡有献替。三杨中要推士奇。

宣德三年，宣宗出巡朔方，击败兀良哈寇众，五年及九年，又两出巡边，俱至洗马林。诸将请乘便击瓦特部，士奇与杨荣，极力奏阻，因此偃武而归。会夏原吉、金幼孜先后病歿，蹇义亦老病，国事悉赖三杨。宣宗优游一二年，忽然得病，竟至大渐，令太子祁镇嗣位，所有国家大事，禀白太后而后行。诏书甫就，竟报驾崩。统计宣宗在位十年，寿三十有八，生二子，长即太子祁镇，次名祁钰，为贤妃吴氏所出。祁镇年才九龄，外廷啧有烦言，争说太子年幼，不能为帝，甚至侵及太后，谓太后已取金符入内，将召立襄王瞻埇。杨士奇语杨荣道：“嗣主幼冲，谣诼纷起，倘有不测，危及宫廷。我辈受先皇厚恩，理应力保幼主，扶持国祚。”荣允诺，遂率百官入临。适太后御乾清宫，女官佩刀剑值侍，召二杨入见。二杨叩首毕，即请见太子。太后道：“我正为此事，特召二卿。二卿系先朝耆旧，须夹辅幼主，毋负先帝！”二杨复顿首道：“敢不遵旨。”太后遂令二杨宣入百官，一面召太子出见，指示群臣道：“这就是新天子，年甫九龄，全仗诸卿调护！”群臣闻太后言，各伏谒呼万岁。戏剧中有二进宫一出。便是就此演出。当下奉太子登位，大赦天下，以明年为正统元年，是为英宗，追谥皇考为章皇帝，庙号宣宗。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孙后为皇太后，封弟祁钰为郕王。

会吏部尚书蹇义已歿，旧臣除三杨外，资格最崇，要算英国公张辅。其次即尚书胡。太皇太后委任五臣，凡遇军国重务，悉付裁决。内侍请垂帘听政，太皇太后道：“祖宗成法，明定禁律，汝等休得乱言！”彭城伯张昇，都督张昇，皆太皇太后兄弟，但令期望入朝，不得与闻国政。昇有贤名，杨士奇请加委任，终不见从。是时宫中有一个巨蠹，名叫王振，为司礼太监，特笔表明，隐寓惩恶之义。振狡黠多智，曾事仁宗于东宫，宣德时，已有微权。英宗为太子，振朝夕侍侧，及英宗即位，遂命掌司礼监，格外宠任，且尝呼他为先生。振遂擅作威福，于朝阳门外筑一将台，请帝阅兵，所有京营各卫武官，校试骑射，名为阅武，其实是收集兵权，为抵制文臣起见。直诛其隐。且矫旨擢指挥纪广都为都督佥事，广以卫卒守居庸，往投振门，大为契合，遂奏广为武臣第一，不待朝旨，即予超擢，宦官专政自此始。应第一回权阉之弊。振尚虑威权不足，意欲加谴大臣，隐示势力，适值兵部尚书王骥，及右侍郎邝埜，奉旨筹边，迟延未复。振遂潜导英宗，令召骥、埜二人入殿，面责道：“尔等欺朕年幼么？如此怠玩。成何国体？”随喝令左右，执二人下狱，右都御史陈智，希振意旨，亦劾张辅回奏稽延，并讦科道隐匿不发，应该连坐。那时九岁的小皇帝，晓得甚么，自然由王振先生作主，振因张辅是历朝勋旧，不便加刑，只命将科道等官，各杖二十。及太皇太后闻知，忙令停杖，已是不及。惟王骥、邝埜，总算由太皇太后特旨，释出狱中。太皇太后甚是不悦，亲御便殿，召张辅、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胡五人入见。英宗东首上立，五大臣西首下立。太皇太后顾英宗道：“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，留以辅汝，一切国政，应与五大臣共议，非得他赞成，不准妄行！”英宗含糊答应。太皇太后又回顾五臣，见杨溥在侧，召他至前道：“先帝念卿忠，屡形愁叹，不意今复得见卿。”溥不禁俯伏而泣，太皇太后亦流涕不止。原来仁宗为太子时，因僚属被讦，溥及黄淮等皆下狱，见第三十回。仁宗每在宫中言及，嗟叹不已，及即位，始一概释放。见三十一回。黄淮于宣德八年辞归，惟杨溥擢任礼部尚书，与杨士奇等同直内阁。太皇太后感念前事，乃有是言。呜咽片时，复由太皇太后饬令女官，宣王振入殿。振向前跪伏，太皇太后勃然道：“汝侍皇帝起居，多不法事，罪不可赦，今当赐汝死！”振闻言大惊，正拟复辩，那左右女官，已拔剑出鞘，架振颈上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。何不将他一刀杀死，免得后来闯祸。英宗见这情形，忙匍匐地上，替他求免，五臣亦

依次跪下。太皇太后道：“皇帝年少，不识此等小人，佐治不足，误国有余，我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，暂将他头颅寄下，但从此以后，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！”随又命王振道：“汝若再思预政，决不饶汝！”振叩首谢恩，太皇太后叱令退去，振战栗而出，五大臣亦奉旨退朝。

太皇太后挈英宗入宫，不劳细叙，惟王振经此一跌，不得不稍稍敛戢，约有三四年不敢预事。至正统五年，太皇太后老病，杨士奇、杨荣等，亦多衰迈，王振又渐萌故态，想乘此出些风头，便步入内阁，适与杨士奇、杨荣相见，徐问道：“公等为国家任事，劳苦久了，但公等已皆高年，后事待何人续办？”与你何干？士奇道：“老臣尽瘁报国，死而后已。”言未毕，荣复插入道：“此言错了。我辈衰残，不能长此办事，当选举少年英才，使为后任，才得仰报圣恩。”振喜形于色，方告别而去。士奇与荣道：“这等小人，如何与他谦逊？”荣答道：“渠与我等，厌恨已久，一旦中旨传出，牵掣我等，势且奈何？不如速举一二贤人，入阁辅政，尚可杜他狡谋。”语虽近似，但三杨同心，尚不能去一奸瑄，后人其如振何？士奇始释然道：“如公高见，胜我一着，很是佩服。但应举贤人，如侍讲马愉、曹鼐等，何如？”荣答道：“还有侍讲苗衷、高穀等，不亚愉、鼐，亦可保荐。”士奇唯唯，散值后即草好荐表，于次日进呈。有旨但令“马愉、曹鼐，入阁参预机务，苗、高二人罢议。”

未几杨荣病歿，阁臣中失一老成，王振又问士奇道：“吾乡中何人堪作京卿？”无非欲市恩乡人。士奇道：“莫若山东提举佥事薛瑄。”原来薛瑄籍隶山西，与王振同乡，振遂奏白英宗，召瑄为大理寺少卿。瑄至京，士奇使谒振，瑄瞿然道：“拜爵公朝，谢恩私室，瑄岂敢出此么？”名论不刊。士奇赞叹不已。越数日，会议东阁，振亦在座，公卿见振皆趋拜，惟一人独立，振知为薛瑄，先与拱手，瑄始勉强相答，自是振衔怨乃深。会奉天、华盖、谨身三殿，修筑告成，永乐时，三殿被灾，至是始成。大宴群臣，独王振不得与宴。英宗如失左右手。潜命内侍往候王先生。内侍至王振宅，闻振方厉声道：“周公辅成王，有负宸故事，我独不可一坐么？”前时永乐帝尝自命周公，此次轮着王振，正一蟹不如一蟹。内侍复命，英宗明知祖宗成制，宫内太监，不得与外廷宴享，奈心中敬爱王先生，只恐惹他动恼，不得不破例邀请，好一个徒弟。便命开东华中门，宣振入宴。振始扬扬自得，骑马而来，到了门前，百官已迎拜马前，振乃下马趋入，饮酣乃去。

正统七年，册立皇后钱氏，一切礼仪，免不得劳动王先生，王先生颐指气使，哪个还敢怠慢？司礼监应出风头。英宗反加感激。是年十月，太皇太后张氏病剧，传旨问杨士奇、杨溥，以国家有无大事未举。士奇忙缮好三疏，逐日呈递。第一疏言建文帝临御四年，虽已出亡，不能削去年号，当修建文帝实录。第二疏言太宗有诏，收方孝儒等遗书者论死，今应弛禁。第三疏尚未呈入，太皇太后已崩。士奇等入哭尽哀，独这位阴贼险狠的王先生，心中大喜，好似拔去眼中钉，从此好任所欲为了。小子有诗咏道：

误国由来是贼臣，权阉构祸更逾伦。

三杨甘作寒蝉侣，莫谓明廷尚有人。

欲知王振不法行为，且俟下回再叙。

本回叙宣宗事，过不掩功，亦善善从长之义。明代守文令主，莫若仁宣，著书人未尝讳过，亦未敢没功。律以董狐直笔，紫阳书法，庶几近之。且于太皇太后张氏，及大学士杨士奇，极力表彰，无美不著。至若况锺，赵豫诸贤吏，亦一律叙入，扬清激浊，殆有深意存焉。王振用事，祸启英宗，太皇太后洞烛其奸，令女官拟刃于颈，其明智更不可及。乃帝臣乞请，不即加诛，大奸未去，貽误良多。至于慈躬大渐，垂询国事，士奇拟上三疏，仅呈其二，而未闻列振罪恶，力请严惩，是士奇之谋国，尚不太皇太后若也。明多贤后。若太皇太后张氏者，其尤为女中人杰乎？

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

却说司礼监王振，因太皇太后既崩，遂得肆行无忌。先是太祖置铁牌于宫门，高约三尺，上铸“内官不得干预朝政”八字，振竟将铁牌携去。自在皇城筑一大宅，宅东建智化寺，竖碑祝厘，侈述功德。翰林院侍讲刘球，上言十事，大旨在勤圣学，亲政务，用正士，选礼臣，核吏治，慎刑罚，罢土木，定法守，息兵争，储武备，说得井井有条，颇切时弊，惟未尝劾及王振，振亦不以为意。偏有个钦天监正彭德清，倚振为奸，公卿多趋谒。球与同乡，独不为礼，德清恨甚，遂摘球疏中语，谓振道：“这便是有意劾公呢。”一语够了。振闻言大怒，遂逮球下狱，且嘱锦衣卫指挥马顺，置球死地。顺遂夜携小校入狱，令持刀杀球。球大呼太祖太宗，声尚未绝，首已被断，血流遍体，尚屹立不动。顺竟命将尸身支解，瘞狱户下。毕竟忠魂未泯，先崇小校，暴病毙命，次崇马顺子，病狂大哭，突猝顺发，拳足交下，并痛骂道：“老贼！我刘球并无大过，你敢趋附逆阉，害死我么？看你等将来如何？我先索你子去罢。”言已，两目上翻，仆地而死。事见正史，足为奸党者戒。顺附振如故，振且恣肆益甚。

会某指挥病歿，有一遗妾，很是妖艳，振从子山，与她勾搭，拟娶还家，偏为指挥妻所阻。山嗾妾诬妻毒夫，至都御史衙门，击鼓申诉。最毒妇人心。都御史王文，亲自讯究，初颇持正不阿，后竟受山运动，严刑胁供，迫令诬服。大理寺少卿薛瑄，洞悉冤诬，驳还谳案。文遂劾瑄受贿，故出人罪，朝旨竟将瑄严谴，系狱论死。瑄有三子，上书以长子淳代死，次幼二子戍边，乞赎父罪。有诏不许，瑄将被刑。振有老仆，在爨下坐泣，为振所见，问明缘由。这老仆呜咽道：“闻薛夫子将受刑，不禁心伤呢。”权阉家中，难得有此义仆。振意少解。会兵部侍郎王伟，亦上书申救，乃免死除名，放归田里。既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，请改建国子监，由振奉旨往验，时勉不加礼貌，振竟怀恨，即坐时勉擅伐官树罪，枷号监门。太学生三千多人，上疏营救，并经孙太后父孙忠，为白太后，转述帝前，方才得释。是时杨士奇忧愤成疾，乞病告归。士奇子稷不肖，为言官所劾，逮入狱中。可怜士奇忧上加忧，竟尔逼死。还有大学士杨溥，孤掌难鸣，敷衍了两三年，亦得病谢世。士奇号西杨，溥号南杨，前时杨荣号东杨，并称三杨。三杨为四朝元老，尚为振所敬惮，至是陆续病终，振正好坐揽大权，任情生杀。内使张环、顾忠，匿名讐振，受了磔刑。驸马都尉石璟，偶冒了家阉吕宝，为振所闻，说他贱视同类，饬令下狱。大理寺丞罗绮，参赞宁夏军务，尝诋中官为老奴，由总兵官讨好王振，讐他罪状，坐戍边疆。监察御史李俨，谒振不跪，亦被戍。霸州知州张需，得罪中官，又被逮至京，箠楚几死。惟光禄寺卿余亨，诈称诏旨，日支御膳供振，得擢为户部侍郎。工部郎中王祐，拜振为义儿，不敢蓄须，尝对振言儿当似爷，亦得擢为工部侍郎。府部院诸大臣，及在外方面大僚，每当朝觐，必先至振第，最少纳百金，多则千金万金，称爷称父，不计其数。齷齪已极。

其时有麓川一役，也是王振始终主张，用兵数次，虽得获胜，究竟劳师数十万，转饷半天下，得不偿失，功不补患，待小子叙述出来，以便看官细评。麓川地接平缅，在云南西徼，洪武中沐英平云南，平缅酋思伦发，亦率众内附，太祖命兼统麓川，为平缅麓川宣慰司。应第十九回。已而思伦发复叛，复经沐英讨平，分地为三府，一名孟养，一名木邦，一名孟定，皆属云南管辖。思民失官，伦发病死，子思任发桀黠喜兵，谋复乃父故地，适孟养、木邦，与缅甸相仇杀，遂乘机出击，侵略麓川。黔国公沐晟，据实奏闻，且请发兵进讨。明廷会议，或主剿，或主抚，议论不一。王振欲示威荒服，决计出师，乃命都督方政，会集沐晟，及晟弟沐昂，率兵讨思任发。思任发闻大军将至，贻书沐晟，愿入贡输诚，晟信以为真，无出征意，政以为诈，必欲进击，且请造舟济师，晟皆不许。政独引兵渡龙川江，至高黎共山下，击败蛮众，斩首三千余级，乘胜深入，拟捣思任发巢穴，转战力疲，遣使至晟处乞援，晟恨他违制，延不发兵。思任发料政疲乏，突出象阵冲击，政竟战死，全军覆没。明廷接到警耗，严旨责晟，晟惧罪暴卒，乃令昂代统各军，久亦无功。思任发却遣头目陶孟等，带着象马金银，入京贡献，且奉表谢罪。廷臣请就此罢兵，独王振定欲平蛮，调还甘肃总兵官蒋贵等，令在京待命。兵部尚书王骥，揣知振意，亦力主用兵。于是令蒋贵为平蛮将军，都督李安、刘聚为副，王骥总督军务，侍郎徐晞转输军饷，大发东南诸道十五万人，刻期并进。既至云南，由王骥部署诸将，分三路攻入。思任

发立营龙川江，树栅固守，官军合攻不能下，会大风骤起，骥遂命纵火焚栅，蛮众乃溃，长驱抵木笼山，连破七寨，直捣蛮巢。思任发恰也狡黠，暗地分兵，从间道绕出，来袭官军背后，幸骥预先戒备，但令各营坚壁勿动。蛮众冲突数次，好似铜墙铁壁，不能挫损分毫。骥却令都指挥方瑛，潜攻敌寨，思任发排着象阵，来截方瑛，被方军矢射铙击，象阵溃散。思任发尚死守寨中，会右参将冉保，亦由东路击破诸寨，率兵来会，骥命截守西峨渡，自率诸将四面环攻，西风又作，复行纵火，敌寨立破，斩馘无算。思任发挈了二子，窜走缅甸，骥留兵屯守，奏凯班师。明廷饮至论赏，进封蒋贵为定西侯，王骥为靖远伯，余皆升赏有差。已发兵两次了。

思任发闻大军北旋，复自缅甸入寇，英宗语蒋贵、王骥等道：“蛮众未靖，死灰复燃，卿等为再行。”贵、骥等顿首受命，遂起兵如前。发卒转饷，多至五十万人。大军至金齿，檄缅人献思任发，缅人佯诺不遣。骥语贵道：“缅甸党贼，不得不讨。”贵亦赞成骥言，遂邀同都督沐昂，分道大进。贵身为前驱，麾众渡江，焚敌舟数百艘，大战一昼夜，杀敌几尽。再谕缅人缚献巨魁。缅人答书，以思任发子思机发，窃据者蓝，麓川别寨。恐他致仇为解。骥乃率兵赴者蓝，捣入思机发寨中，思机发遁去，只获他妻子，及部目九十余人，当即露布告捷。廷议以劳师已久，饬令还军。骥遂置陇川宣慰司，引师北归。三次往返。越年余，云南千户王政，奉敕币宣谕缅甸，令缴出思任发，否则大军且至。缅甸恐惧，乃执思任发及妻孥部属三十二人，付与王政。思任发不食垂死，政遂将他斩首，函献京师。惟思机发仍出据孟养，屡谕不从，诏令沐晟子沐斌往讨。晟死后，斌袭爵。斌至孟养，以粮尽瘴作引还。王振必欲生擒思机发，再怂恿英宗，仍命王骥总督军务，率都督官聚，左右副总兵张軏、田礼等，克日南征。四次用兵。骥渡龙川江，直抵金沙江，思机发列栅西岸，抵拒官军。官军造浮桥济师，大呼奋击，毁栅攻入。思机发不能支，退保鬼哭山巅，又被官军击破，落荒遁去。骥追至孟冉海，地去麓川千余里，土番皆望风惊顾道：“自古汉人，从没有渡过金沙江，今王师到此，莫非天威不成？”骥沿途宣抚，因恐馈饷不继，收军引还。不意思机发少子思陆，复由蛮众拥戴，仍据孟养。骥知寇终难灭，乃与思陆约，立石金沙江为界，与他宣誓道：“石烂海枯，尔乃得渡。”思陆亦惶惧听命，骥乃班师还朝。总计麓川一役，自正统四年出兵，直至十四年，方算做一场归束。文亦止此，作一归束。

但当时军书旁午，日有征发，免不得骚扰民间，东南一带的土匪，乘隙煽乱，统以诛王振为名，所在揭竿。闽贼邓茂七，据陈山寨，自称铲平王，攻陷二十余县，经御史丁瑄，集众往剿，驰击半年，才得荡平。矿盗叶宗留、陈鉴湖等，遥应茂七，剽掠浙江、江西、福建诸境，势日猖獗。茂七伏诛，鉴湖自欲为王，杀死宗留，居然建立伪号，纠众攻处州。浙江大理寺少卿张骥，遣人往抚，晓以利害，鉴湖还算听命，情愿归降。

东南才报平靖，西北陡起烽烟，先是兀良哈三卫，屡次入寇，宣宗北巡，曾击退寇众，后来仍出没塞下。英宗尝遣成国公朱勇等，勇系朱能子。分兵四出击兀良哈，连破敌营，斩获万计。兀良哈三卫浸衰，惟怀恨甚深，竟去连结瓦剌部。入犯边疆。瓦剌部长马哈木死后，子脱欢嗣，应三十回。与鞑靼部头目阿鲁台，日相仇敌，阿鲁台竟为脱欢所杀，余众东徙。鞑靼汗答里巴已死，脱欢立脱古思帖木儿曾孙脱脱不花，为鞑靼继汗，自为太师，专揽权势。既而脱欢又死，子也先嗣。也先亦作也先，《通鉴辑览》作额森。也先尝遣使入贡，王振以粉饰太平为名，赏资金帛无数。至正统十四年，也先以二千人贡马，号称三千，振令礼部点验人数，按名给赏，虚报的一概不与，所有请求，只准十分之二，也先大愤，又经兀良哈三卫往诉，遂大举入寇。鞑靼汗脱脱不花，劝阻不从，也只好随他发兵。于是脱脱不花，率兀良哈部众，入寇辽东。阿拉知院寇宣府，并围赤城。也先自拥众寇大同。至猫儿庄，参将吴浩迎敌，一战败死。西宁侯宋瑛，武进伯朱冕，率兵往援，又均战歿宁和。

警报与雪片相似，飞入京城，英宗只信任王振先生，便向他问计。王振道：“我朝以马上得天下，太祖太宗，都是亲经战阵，皇上春秋鼎盛，年力方强，何不上法祖宗，出师亲征呢？”说得冠冕堂皇，奈后人不及前人何？英宗闻言大喜，便召集群臣，谕令随蹕北征。是时荧惑入南斗，廷臣都防有他变，兵部尚书邝埜，侍郎于谦，遂力言六师不宜轻出，英宗不从。吏部尚书王直，又率百官再三谏阻，亦不见纳。先生之言，原不可违。竟下诏令郕王居守，自率六军亲征。英国公张辅，暨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，一律随行，军士凡五十万人。王振侍帝左右，寸步不离，沿途命令，统由他一人主持。不愧为先生。及至

居庸关，群臣请驻蹕，俱被驳斥。进次宣府，连日风雨，人情汹汹，群臣又交章请留。振大怒道：“朝廷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难道未见一敌，便想回去么？语似近理，但问他有何把握？再有抗拒，军法不贷。”好象一位王军师。遂麾兵再进。一路上威风凛凛，无人敢撓。成国公朱勇等白事，皆膝行听命。尚书卞瑄、王佐等，偶忤振意，罚跪草中，俯伏竟日。钦天监正彭德清，系振私人，入语振道：“象纬示微，不可复前，若有疏虞，危及乘輿，何人当此重责？”振又大声道：“即或有此，亦是天命。”学士曹鼐进言道：“臣子不足惜，主上系社稷安危，岂可轻进？”振终不从。至阳和，兵已乏粮，僵尸满路，众益危惧，振仍拟决计北行。直至大同，中官郭敬，向振密阻，振始有还意，下令班师。总是同类之言，还易入听，然亦迟了。大同总兵郭登，告学士曹鼐等，请车驾速入紫荆关，方保无虞。曹鼐转白振前，振又不听。振系蔚州人，初欲邀帝至家，向蔚州进发，嗣恐损及乡禾，复改道宣府。忽有侦骑来报，也先率众来追，将到此地了。振不以为意，只遣朱勇率三万骑，往截也先，勇轻率寡谋，仓猝就道，进军鹞儿岭，突遇敌兵杀出，左右夹攻，杀掠几尽。卞瑄闻知此信，急请车驾长驱入关，严兵断后。奏牒上呈，并不见报。瑄再诣行殿力请，振叱道：“腐儒晓得甚么兵事？再言必死。”难道腐竖反知兵事么？喝左右将瑄推出。振偕英宗徐徐南还，至土木堡，日尚未晡，去怀来仅二十里。群臣欲入保怀来，振检点自己辎重，尚少千余辆，命驻兵待着。辎重可换性命否？时当仲秋，天气尚热，人马行了二日，很是燥渴，四处觅水，不得涓滴。及掘井二丈余，仍然干涸，军士惊慌得很，急遣侦骑远觅。返报南去十五里，有一小河，奈敌军前哨，已到河边，不便往汲了。诸将闻敌军将到，越觉慌乱，振尚意气自如。延至夜半，敌军纷纷趋至，都指挥郭懋等，急上马迎战，杀了半夜，敌越来越多，竟将御营团团围住。正在惶急，忽报也先使至，持书议和。英宗命曹鼐草敕，遣通事二名，随北使偕去。振急传令拔营，想是辎重已到，不然，前何迟迟？后何急急？将士等得此机会，好似重囚遇赦，赶先奔走。行不上三四里，行伍又乱，蓦闻炮声四起，敌骑又复杀到，大刀阔斧，奋砍官军。那时官军饥渴难当，逃归心急，还有甚么气力，对付敌兵？敌兵左驰右骤，大呼快降。官军要命，弃甲投械不迭。英国公张辅，泰宁侯陈瀛，驸马都尉井源，都督梁成、王贵，尚书卞瑄、王佐，内阁学士曹鼐、张益等百余人，还想勒兵抵御。哪知敌兵接连放箭，所有将士，多被射死，连张辅等一班辅臣，也都中箭身亡。张辅老臣，至此始死于沙场，可谓建文帝吐气。英宗不禁慌张，只睁着眼顾视王振，振至此亦抖个不住。王先生威福享尽了。护卫将军樊忠，愤愤道：“皇上遭此危难，都是王振一人主使，即如将士伤亡，生灵涂炭，亦何一不自他闯祸？我今为天下杀此贼子。”言至此，即袖出铁锤，猛击振首，扑踢一声，头颅击碎，鲜血直喷，倒毙地上。快哉！快哉！当下请英宗上马，率领骑兵，冒死突围。怎奈敌兵层裹，竟没有一毫出路，忠竟力战身亡。英宗见忠已死，无法可施，重下雕鞍，坐地休息。忽有敌兵一队，破围竟入，竟将英宗一拥而去，正是：

滚滚寇氛敢犯驾，堂堂天子竟蒙尘。

未知英宗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续叙。

麓川之役，以一隅骚动天下，可已而不可已者也。瓦剌入寇，决议亲征，张皇六师，亦非无策，较诸麓川之劳师动众，宜较为有名矣。然王振擅权，威逾人主，公侯以下，俱受制于逆阉之手，几曾见刑余腐竖，能杀敌致果者耶？鱼朝恩监军，而九节度皆溃。智勇如郭子仪，且亦在溃散之列。况出塞诸将，不逮子仪远甚，安在其不败衄也。惟王振之决意劝驾，实肇自麓川之捷，彼以为麓川可胜，则瓦剌亦何不可胜，设能一战克敌，则功莫与匹，揅天子且如反掌，遑问张辅、朱勇诸人耶？然天道恶盈，佳兵不祥，古有明征，矧属阉竖？樊忠一锤，大快人心，惜乎其为时已晚也。

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

却说英宗被虏北去，警报驰达阙下，在京留守诸臣，将信未信，正与郕王议毕军情，退朝归第，忽见败卒累累，奔入京城。随后有萧维桢、杨善等，亦踉跄驰来，百官惊问道：“乘舆归来么？”萧、杨统是摇首。百官又问道：“你两人都随着乘舆，怎么你等已归，乘舆不返？”萧、杨被他诘住，瞠目不答。经百官再三究询，才说出乘舆被陷四字。百官忙入报郕王，郕王又转禀孙太后，那时宫廷鼎沸，男妇徬徨，孙太后、钱皇后等，更哭得似泪人儿一般。至穷究英宗下落，连萧、杨都不知情。喧嚷了好几日，方接怀来守臣飞章，报称英宗被留虏廷，已有旨遥索金帛。于是太后搜括宫中珍宝，载以八骏名马，皇后钱氏，复添入金珠文绮，遣使诣也先营，愿赎皇帝还京。看官！你想也先既得了英宗，岂肯轻轻放还？所遗金宝马匹等物，老实收受，但羁住英宗不放。去使还报太后，太后无法，只好召集群臣，大开会。侍讲徐理上言道：“京师疲卒羸马，不满十万，倘也先乘胜进来，如何抵敌？愚意不若且幸南京。”尚书胡道：“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某只知固守京师，不宜惧敌南迁。”侍郎于谦道：“哪个敢倡议迁都？如欲南迁，实可斩首。试思京师为天下根本，京师一动，大事去了。北宋南渡，可为殷鉴。请速召勤王兵，誓死固守。”学士陈循道：“于公所言，很是合理。”太监兴安大声道：“京师中有陵庙，如或大众南去，何人再来守着？徐侍讲贪生畏死，不足与议国事，快与我出去！”言固甚当，但太监又来干政，实是不祥。理怀惭而退，议遂定。太后遂命郕王总统百官，嗣复立皇长子见深为太子，见深甫二岁，令郕王翼辅，诏告天下道：

迺者寇贼肆虐，毒害生灵，皇帝惧忧宗社，不遑宁处，躬率六师问罪。师徒不戒，被留敌廷。神器不可无主，兹于皇庶子三人，选贤与长，立见深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仍命郕王为辅，代总国政，抚安百姓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

特录此诏，见得太子已定，后来景泰帝擅易，贪私可知。

郕王祁钰，既受命辅政，每日临朝议政，令于谦为兵部尚书，缮修兵甲，固守京城，谦直任不辞。一语已见忠忱。廷臣复交章追劾王振，言振倾危宗社，罪应灭族，若不奉诏，死不敢退。王迟疑未决。迟疑何为？指挥马顺，叱群臣道：“王振已死，说他甚么？”这语甫出，恼动了给事中王竑，越班向前，一把抓住顺发，怒目顾视道：“汝仗着王振，倚势作威，今尚敢来多嘴么？”马顺还是不服，亦执住王竑，你一拳，我一脚，斗殴起来。众官见马顺倔强，都气得发竖冠冲，顿时一拥上前，交击马顺。顺虽武夫，奈双手不敌四拳，竟被众官拖倒，拳殴足踢，立刻打死。刘球之言验矣。朝仪大乱，郕王惊避入内，众复拥入，定要族诛王振。太监金英，传旨令退，众又欲摔英，英忙走脱。晦气了毛、王两中官，被众拖出门外，一阵乱殴，复致击毙。郕王又欲抽身，于谦抢进一步，扶住郕王，请即降旨，从众所请。郕王乃令都御史陈镒，率卫卒籍王振家，并将他阖门老幼，尽行拿下。镒奉命即往，不到一时，已把王振家族，及振从子王山，一概押到，山反缚跪庭中，众官都向他唾骂，嗷嗷不绝。此时某指挥妾，不知亦在列否。于谦即传郕王命，驱出罪犯，尽行斩讫。至陈镒籍产复命，共得金银六十余库，玉盘百座，珊瑚树六七十株，其他珍玩无算。众官再请籍振党，郕王一一允从。自彭德清以下各家，次第籍没。中官郭敬，正自大同逃归。亦饬令下狱，抄没家资，众始拜谢退出。是日事起仓猝，赖谦镇定。谦排众翊王，累得袍袖俱裂。既退朝，吏部王直，执谦手道：“朝廷幸赖有公，若如我等老朽，虽多何益？”谦逊谢而散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也先既虏住英宗，从部下伯颜帖木儿议，好生看待，并欲以女弟嫁给英宗。英宗侍臣，只有校尉袁彬，及译使吴官童等数人，官童密语英宗道：“也先欲以妹配陛下，殊不可从。陛下为万乘主，岂可下为胡婿么？”英宗踌躇半晌，方道：“身被羁縻，不便拒绝，奈何？”官童道：“臣自有言对付。”便往语也先道：“令妹欲配给皇上，足见盛情，但皇上在此，不当野合，须俟车驾还都，厚礼聘迎，方为两全。”也先乃止。嗣复欲选胡女荐寝，又由官童婉辞道：“留俟他日，为尔妹从嫁，当并以为嫔御。”语颇合体。也先乃不复多言，惟总不肯放还英宗，且拥至宣府城下，伪传上命，饬守将杨洪、罗守信开门迎驾。杨洪令守卒答道：“臣只知为皇上守城，他事不敢闻命。”也先见杨洪固拒，复拥至大同，坚索金帛。广宁伯刘安，都督郭登，亦闭城不出，校尉袁彬，用

首触门，大呼接驾，刘安等乃出城见英宗。英宗密语道：“也先声言归我，情伪难测，卿等须严行戒备。”安等受命，献上蟒龙袍一袭。英宗转赐敌目伯颜帖木儿。也先见了刘安，仍索资犒军。安以金至驾还为约。乃入城搜括金银，约得万余，送给也先。郭登闻信，语手下亲信将弁道：“这是明明欺我呢，不若将计就计，劫还车驾，方为上策。遂募壮士七十余人，激以忠义，约事成畀他爵禄。士皆踊跃听命，正拟乘夜出劫，忽报也先拥帝驰去，计遂不行。登乃练兵修械，誓死捍边，大同赖以保全。明廷擢他为总兵官，镇守大同。又封杨洪为昌平伯，镇守宣府。惟居庸关一带，尚属空虚，由于谦荐举员外郎罗通，令提督各军，尽力守御。也先见边备日严，恰也不敢进攻，只拥着这位奇货可居的英宗，往来塞外，所有苏武庙、李陵碑诸名胜，统去游览。行至黑松林，也先设宴款待英宗，且令自己妻妾，奉觞上寿，歌舞为乐。仿佛强盗请财神。英宗得过且过，除与也先宴会外，常住在伯颜帖木儿营中，虽得伯颜夫妻，优礼相待，毕竟身在虏中，事事受制；兼且中外风俗，全然不同，所居的是毳幕韦帐，所食的是羶肉酪浆，状况凄凉，不劳细述。

惟郕王祁钰，留守京师，免不得有左右侍臣，怂恿为帝。郕王恰也有意，但一时不便即行。直揭郕王隐衷，并非深刻。会都指挥岳谦，出使瓦剌，回京后口传帝旨，令郕王继统。并无书证，安知非郕王暗中授意？郕王佯为谦让，廷臣复合辞劝进，俱说车驾北狩，皇太子幼冲，当此忧患危疑的时候，断不可不立长君，俾安宗社。郕王犹再三固辞，经群臣入奏太后，太后降旨，令郕王即位，郕王方才受命，喜可知也。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，择日践阼。看官记着！这年是正统十四年九月，郕王登基，以次年为景泰元年。后来英宗复辟，复将他削去帝号，仍称郕王。至宪宗成化十一年，追还尊称，立庙祭飨，谥为景帝。小子此后，也以景帝相称，暂称英宗为上皇，以存实迹。特别表明，俾清眉目。

话休叙烦，且说景帝即位，遣都指挥佾事季铎，诣上皇所，详述情事，并致书也先，亦举即位事相告。也先本挟上皇为奇货，至是闻景帝嗣立，似把上皇置诸度外，不由的失望起来。适有太监喜宁，从上皇北狩，叛附也先，也先遂与他商议。喜宁献计道：“现在紫荆关一带，守备空虚，不如乘此叩关，诡言奉上皇还京，令守吏开关相迎，我等留下守吏，乘势入关，直薄京城，京城被攻，定要南迁，燕都可为我有了。”阉人之狡诈如此。也先大喜，遂拥上皇至紫荆关，途次遇通政使谢泽。斗了一仗，泽败绩被杀。也先直抵关下，诡传上皇谕旨，命守备都御史孙泽，都指挥韩青接驾。孙、韩率千骑出关，往迎上皇，不意伏兵骤起，把他困住垓心，两人冲突不出，自刎而亡。关吏闻主将战死，立时溃散。也先率军入关，长驱东进，京师大震。

明廷赦成山侯王通罪，命为都督，升鸿胪寺卿，杨善为副都御史，协守京城。于谦复请释放石亨，令总京营兵马。石亨初守万全，因土木被围，勒兵不救，坐逮诏狱。景帝从于谦言，令他带兵赎罪。独任谦总督各营，令诸将均归节制，凡都指挥以下，有不用命，先斩后奏。谦乃召集军士，约得二十二万人，列阵九门外。石亨请毋出师，但坚壁以待，谦慨然道：“寇势张甚，奈何示弱！”乃身先士卒，擐甲出城，自营德胜门，涕泣誓师，期以必死。于是人人感奋，勇气百倍。可见行军全在作气。也先拥上皇过易州，至良乡，进次芦沟桥，沿途无人拦阻，只有父老接驾，进献茶果羊酒等物。上皇遥为抚慰，一面作书三封，一奉皇太后，一致景帝，一谕诸大臣，由番使递入京营。太监喜宁，并嘱番使传语，邀大臣迎驾。番使依词直达，并赍交上皇三书，当由于谦传报景帝，帝命通政司参议王复，为右通政，中书舍人赵荣，为太常少卿，出城朝见。喜宁又私语也先道：“来使官卑，当更易大臣。”也先点首，遂与王复、赵荣道：“尔皆小官，可速去，当令于谦、石亨、胡、王直等来。若要上皇还驾，除非金帛，万万不可。”王复、赵荣，无可答辨，只与上皇遥见一面，便被也先勒归。

廷臣尚欲议和，遣人至军中问谦。谦答道：“今日只知有军旅，他不敢闻。”也先待了两日，不得议和消息，遂纵兵大掠，焚三陵殿寝祭器，自麾劲骑攻德胜门。谦设伏空舍，但遣数百骑诱敌。也先弟博啰及平章卯那孩，率众轻进，伏兵从暗处觑着，待敌兵将近，一齐杀出，迭用火器击射，博啰当先受创，倒撞马下。卯那孩来救博啰，不防火箭射来，正中咽喉，立即毙命。余众纷纷逃去。石亨出安定门，来截逃兵，也先也遣兵接应，两下里又厮杀起来，亨与从子石彪，各持巨斧，劈入敌阵，敌向西溃走，追至西城，敌复却而南。也先乘官军拒战，潜袭西直门，都督孙镗，慌忙迎敌，力斩敌前队数人，乘势追逼。也先驱军大进，一场混战，镗渐觉不支，返身欲趋入城中。给事中程信，闭门不纳，只与都督王通，都御史杨善，在城上鼓噪助威，并用枪炮遥击敌军。镗见无归路，也只好

麾军奋斗，人人血战，喊杀连天。正在拼命相持的时候，石亨亦率军驰到，两下夹攻，始将乜先击退。乜先曾奉上皇居土城，至是退还，为居民所击，乱投砖石。明将王竑、毛福寿等又至，乜先望见旗帜，不敢复前。退至土城数里外，勉强安营。于谦探知上皇未去，命石亨等夜半出兵，往击乜先营，出其不意，击死万人。乜先复遁，一面召还土城兵，仍劫上皇西去。谦遣将穷追，石亨及从子彪，追至清风店，复败敌众。孙镗等追至固安，又得胜仗。乜先愤无所泄，令伯颜帖木儿拥着上皇，出紫荆关，自引军攻居庸关。时已天寒，守将罗通，汲水灌城，水洩成冰，坚而且滑，敌不得近。乜先住城下七日，料知城不易攻，只好还师。偏偏罗通追来，三战三北，伤亡无算，弄得乜先神色沮丧，狼狈遁去。乜先实是无能。上皇出紫荆关，连日雨雪，跋涉甚艰，亏得袁彬随侍，昼为执鞭，夜为温寝。还有蒙古人哈铭，及卫沙狐狸，亦镇日相随，侍奉不懈。乜先劫上皇至瓦剌部，脱脱不花亦不甚得手，引众北归，见了上皇，也总算以礼相待，别遣使人赴京献马，意欲议和。景帝拟却还马匹，胡、王直道：“闻脱脱不花，与乜先有隙，名虽君臣，阴实猜忌，何妨收受献物，优待来使，这也是兵法上的反间计呢。”景帝称善，乃命来使入见，赐他酒馔，并赏金帛及衣服，来使欢谢而去。景帝以乜先退走，京师解严，论功行赏，以于谦、石亨，立功最大，封亨为武清侯，加谦少保衔，总督军务。谦固辞不允，方才受命。既而乜先复遣使来京，仍言欲送上皇还驾，廷臣又主张和议，谦独毅然道：“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毋堕敌人狡计。”遂拒绝来使，一面申戒各边，专力固守，勿为敌愚。复加派尚书石璞守宣府，都御史沈固守大同，都督王通守天寿山，金都御史王竑昌平，都御史邹来学，提督京都军务，平江伯陈豫守临清，副都御史罗通守山西，此外防边诸将，概仍原职，暂不变迁。乘着朝廷少暇，尊皇太后孙氏为上圣皇太后，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，景帝生母，与英宗异，前文已详。立妃汪氏为皇后。典礼修明，宫廷庆贺。

过了残腊，就是景泰元年，乜先复遣兵寇大同。总兵郭登，出师抵御，师行数十里，始与敌兵相值，登高遥望，敌兵如攒蚁一般，差不多有万余名。登手下只有八百骑，众寡悬殊，免不得各有惧色，遂纷纷稟请还军。登叱道：“我军去城将百里，一思退避，人马疲倦，寇骑来追，还能自全么？”说至此，拔剑置案道：“敢言退者斩。”此与前文王振意，自觉不同。言下即驱兵前进，径薄敌营。敌来迎战，登连发二矢，射毙敌目二人，乘势跃出，复手刃敌目一人，敌众披靡。登麾众继进，呼声震天地，吓得敌众心惊胆战，只恨爷娘少生两脚，逃的不快。一奔一赶，直至栲栳山，复斩首二百余级，尽夺所掠而还。自土木败后，边将无敢与寇战，登以八百骑破寇万人，推为战功第一。明廷闻他战捷，封为定襄伯，自是边将益奋，争思杀敌。朱谦在宣府得胜，杜忠在偏头关得胜，王翱在辽东得胜，马昂在甘州得胜，修城堡，简精锐，军气大振，无懈可击。还有一桩可喜的事情，那叛阉喜宁，竟被宣府参将杨俊擒送京师，小子也为明廷庆幸，然已是贻误多多了。因咏有一诗道：

引狼入室由王振，为虎作伥有喜宁。

恶贯满盈惟一死，诛奸尚恨乏严刑。

未知喜宁如何被擒，容至下回声明。

郕王祁钰，为英宗介弟，英宗被虏，由皇太后命，立英宗子见深为皇太子，以郕王为辅，是郕王只有摄政之责，监国可也，起而据天位，不可也。于少保忠诚报国，未闻于郕王即位，特别抗议，意者其亦因丧君有君，足以夺敌之所恃乎。昔太公置鼎，汉高尝有分我杯羹之语，而太公得以生还，道贵从权，不得以非孝目之。于公之意，母乃类是。且诛阉党，拒南迁，身先士卒，力捍京师，卒之返危为安，转祸为福，明之不为南宋者，微于公力不及此。其次则即为郭登，于在内，郭在外，乜先虽狡，其何能为？所未嫌人心者，第郕王一人而已。书中叙述甚明，褒贬外更有微词，阅者于此，可以覘笔法矣。

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

却说太监喜宁，自叛降也先后，尝导他入边寇掠，且阻上皇南还。上皇恨宁切骨，辄与侍臣袁彬密议，谋杀叛阉，但急切不能下手。宁亦最忌袁彬，诱彬出营，把他困住，亏得上皇闻报，亲往解救，方得脱身。彬乃与上皇定一密计，只说遣喜宁还国，索取金帛，一面令卫士高磐，与宁偕行。宁不知是计，忙去通报也先，愿为一往。临行时，袁彬暗授锦囊，内藏密书，令系髀间，投递宣府总兵官。磐唯唯从命，即与喜宁就道。不数日即到宣府，参政杨俊，闻上皇遣使到来，即出城迎接，把酒接风。磐已解下锦囊，暗付杨俊。俊托故离座，私下一阅，统已分晓，便潜令军士，小心伺候。喜宁恰也机警，见杨俊多时不出，防有他变，即立起身来，意欲逃席。不防高磐在旁，竟将他双手挟住，大呼杨参将快拿逆阉。俊正引兵出来，令数人齐上，似老鹰拖小鸡一般，立刻抓去，打入囚车，押送京师。那时还有何幸，自然问成极刑，磔死市曹。死有余辜。

高磐返报上皇，上皇大喜道：“逆阉受诛，我南归有日了。”当命袁彬转达也先，略言喜宁挺撞边吏，因此被擒，也先愤愤，便遣兵入寇宣府，与喜宁报仇。偏遇着守将朱谦，纵兵奋击，杀得他七零八落，大败而逃。嗣复以奉还上皇为名，转寇大同。先锋队至城下，都仰首叫道：“城内守将，速来迎驾！”定襄伯郭登，料知有诈，佯同镇将以下，各着朝服出迎，暗中却令人伏在城上，俟上皇入城，即下闸板，布置就绪，才开城高叫道：“来将既送归上皇，请令上皇先行，护从随后。”敌兵置诸不理，仍拥着上皇前来。郭登等返入门内，候着乘舆，不意敌兵竟尔停住，迟疑半刻，即奉上皇返奔，疾驰而去。登不便驰击，只好闭城自守罢了。也先见计又不行，越觉气沮，惘惘然还至部落，默思明廷已有皇帝，徒挟一废物，毫无用处，且脱脱不花，与阿拉知院，屡有齟齬，不若与明廷议和，送还上皇，既得市惠，尤可结援。计画已定，便令阿拉知院，遣参政完者脱欢，借贡马为名，来入怀来，互商和议。

边将转奏朝廷，廷臣拟遣使往报，太监兴安出呼群臣道：“公等欲报使，何人堪为富弼、文天祥？”太监又来出头，然窥他语意，实是希承风旨。尚书王直道：“据汝所言，莫非使上皇陷虏，再为徽、钦不成？”一语直诛其心，且以宋事答宋事，尤不啻以彼之矛，攻彼之盾。兴安语塞。乃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侍郎，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，及指挥马显等，令赍玺书，往谕瓦特君臣。既而脱脱不花及也先，先后遣使至京，决计送还上皇。景帝犹豫未决，尚书王直首先上疏，请即遣使恭迎。胡 等又复联名奏请。景帝乃御文华殿，召群臣会议，且谕道：“朝廷因通和坏事，欲与寇绝，卿等乃屡言和议，是何理由？”王直跪奏道：“上皇蒙尘，理宜迎复。今瓦刺既有意送归，何不乘此迎驾，免致后悔。”景帝面色顿变，徐答道：“朕非贪此位，乃卿等强欲立朕，今复出尔反尔，殊为不解。”贪恋帝位，连阿兄俱可忘却，富贵之误人大矣哉！众闻帝言，瞠目不知所答。于谦从容道：“大位已定，何人敢有他议？惟上皇在外，理应奉迎，万一敌人怀诈，是彼曲我直，我得声罪致讨，何必言和。”景帝颜色少霁，乃对于谦道：“从汝从汝。”帝位不移，自可曲从。乃再拟遣使。右都御史杨善，慨然请行，中书舍人赵荣亦请往，乃命二人为正使，更以都指挥同知王恩，锦衣卫千户汤胤勳为副，赍金银书币，出都北行。适礼部侍郎李实等南归，中途相值，实述也先语，谓迎使夕来，大驾朝发。善额手道：“既如此，我等迎归上皇便了。”两下相别，南北分途，实等还京复命，不消细说。

善以此次出使，决不虚行，检阅所赍各物，除金币外无他赐，乃独捐资俸，添购各种新奇等件，随身带往。既至瓦刺，暂寓客馆。馆伴田氏亦中国人，留饮帐中。善与语甚欢，即以所赍各物，酌送田氏。田氏甚喜，即入语也先。越宿，善等与也先相见，亦大有所遗。也先亦大喜。善因诘问道：“太上皇帝在位时，贵国遣来贡使，多至二三千人，各有赏给，金币载途，相待不薄，乃反背盟见攻，果属何意？”也先道：“何为削我马价？且所给币帛，多半翦裂，前后使人，多留京不返，难道非待我太薄么？”善答道：“太师贡马，岁有增加，常常如此，恐难为继；又不忍固拒，所以给价略少。太师试自计算，总给价目，比从前多少何如？至若翦裂币帛，乃通事所为，朝廷亦时常查考，事发即诛。就是太师贡马，亦有劣弱，貂裘亦有敝坏，难道是太师本意吗？且太师贡使，多至三四千人，有为盗的，或犯法的，归恐得罪，潜自逃去，于我朝无干，我朝亦不欲留他，留他果

有何用呢？”也先听着，也觉得语语合理，不由的辞色渐和。善又道：“太师一再出兵，攻我边陲，戮我兵民数十万，太师部曲，料亦死伤不少，上天好生，太师好杀，难道不要犯天忌么？今若送还上皇，和好如故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宁不甚善？”善于词令，不愧善名。也先听了天忌二字，不禁失色。原来也先虏住上皇，尝欲加害，一夕正思犯驾，忽天大雷雨，把他乘骑击死，因此中沮。嗣复见上皇寝幄，每夜有赤光罩住，似龙蟠状，异谋为之益戢。是补笔。至是闻杨善言，适与所见相符，自然气馁色恭，当下复问杨善道：

“上皇归国，更临御否？”善答道：“天位已定，不便再移。”也先复问道：“中国古时有尧舜，称为圣主，究竟事实如何？”善答道：“尧把帝位让舜，今上皇把帝位让弟，古今固一辙呢。”娓娓动人。也先益悦服。伯颜帖木儿劝也先留善，别遣使赴燕京，要求上皇复位。也先道：“曩令遣大臣来迎，今大臣已至，不应失信。”遂引善见上皇。择定吉日，送上皇后行。也先早在营前，设宴祖饯，奉上皇上坐，自率妻妾等奉觞上寿，并弹琵琶侑酒。杨善旁侍，也先顾善道：“杨御史何不就座？”善口中虽是答应，身子仍植立不动。上皇亦顾善道：“太师要你坐，你何妨就坐？”善复后道：“君臣礼节，不敢少违。”上皇笑道：“我命你就座罢。”善乃叩头称谢，然后坐在偏席，少顷即起。也先赞道：“中国大臣，确是有理，非我等所敢仰望呢。”当下开樽畅饮。上皇因指日得还，也饮得酩酊大醉，日暮各散归原营。到了次日，伯颜帖木儿等，也各轮流饯行。越日又饯饮各使，及随从诸臣。又越日，上皇才后驾南行。也先预筑土台，请上皇登座，自挈妻妾部长，罗拜台下。礼毕登程，也先及部长等，送至数十里外，各下马解脱弓箭战据，作为献礼，然后洒泪而别。独伯颜帖木儿，送上皇至野狐岭，携榼进酒，并挥泪道：“上皇去了，不知何日再行相见？”上皇感他供奉的私惠，一面称谢，一面也流泪两行。饮毕，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，密语上皇侍臣哈铭道：“我等敬事上皇，已阅一年，但愿上皇还国，福寿康强，我主人设有缓急，亦得遣人告诉，请转达上皇，莫忘前情！”哈铭允诺。上皇劝伯颜帖木儿回马，伯颜帖木儿尚依依不舍，直送出野狐岭口，重进牛羊等物。上皇揽辔慰藉，彼此又复垂泪，经杨善等促驾南行，才与伯颜帖木儿言别。伯颜帖木儿大哭而归，如此情谊，实是难得，想与英宗前生，定有夙缘。仍命麾下头目，率五百骑护送上皇还京。

这消息早达京城，景帝不能不迎，命礼部具仪以闻。尚书胡，议定礼节，即日复奏。景帝偏从减省，只命以一舆两马，迎上皇入居庸关，待入安定门，方易法驾。给事中刘福，上言礼贵从厚，不宜太薄。景帝道：“朕恐堕寇狡计，所以从简。且昨得上皇书，曾言礼毋过烦，朕岂得违命？”言不由衷，然已如见其肺肝。群臣不敢再言。会千户龚遂荣，投书大学士高穀，略言：“上皇为兄，今上为弟，奉迎应用厚礼。且今上亦当避位恳辞，俟上皇固让，才得受命。唐肃宗故事，可为成法”云云。高穀袖书入朝，与王直等商议。尚书胡，即欲把原书上呈，都御史王文，独以为未可。两下里方在龃龉，给事中叶盛，已入内面奏，有诏索书。烝等即以书进，且言肃宗迎上皇礼，正可仿行。景帝怒道：“遂荣何人，敢议朝廷得失！”随传旨逮问遂荣。遂荣倒也硬朗，自缚诣阙，仍执前词，竟至下狱坐罪，一系数年，始得脱囚。景帝遣太常少卿许彬至宣府，翰林院侍读商辂至居庸，迎上皇入京。约过数日，上皇已至京城，景帝出东安门迎接，下马载拜。上皇亦下马答拜，相持悲泣，各述授受意。逊让良久，乃送上皇入南宫。百官随入，行朝见礼，随即下诏大赦。诏词中有数语道：“礼惟有隆而无替，义则以卑而奉尊，虽未酬复怨之私，庶稍遂厚伦之愿。”轻描淡写了几句，分明将监国二字，变成篡国，涕泣推逊，无非掩饰耳目，自欺欺人罢了。直书无隐。

上皇自居南宫后，名似尊崇，实同禁锢。闲庭草长，别院萤飞，遇着岁时生诞，并没有廷臣前来朝贺，虽有胡等上表申请，一概置诸不理。惟脱脱不花及也先等，颇时时念及上皇，遣人贡献，上皇每次俱有答礼。景帝心滋不悻，即谕敕也先道：“前日朝廷遣使，未得其人，飞短流长，遂致失好。朕今不复遣，设太师有使，朕当优礼待遇，但人数毋得过多，赏赉乃可从厚，惟太师鉴原，勿违朕意！”这道谕敕，方才颁发，适脱脱不花使人又至，且还所掠招抚使高能等，请修旧好。景帝欲将他拒绝，还是王直等痛陈利害，始款待来使，赐他酒宴。但朝使依然不遣，只令来使赍书还报，算作了事。极写景帝懊恼情形。

会岷王榘子广通王徽燝，及弟阳宗王徽熾，以景帝构夺兄位，心中不服，竟煽诱诸苗，颁发伪敕，封苗酋杨文伯等为侯，令纠众攻武冈州。是时湖广总督侯璉，与副总兵田

礼正，击破贵州叛苗，俘获甚众。杨文伯闻风畏惧，不敢受徽燂私救，只遣部众二千名，随去使蒙能等赴武冈。事被徽燂兄徽燂所闻，急上表呈报。徽燂曾封镇南王，由景帝颁谕嘉奖，一面发兵拿逮徽燂，禁锢京师，徽燂亦被锢凤阳，皆废为庶人。及蒙能等至武冈，两王已就逮，那时顾命要紧，慌忙窜去，潜入粤西，勾结生苗，自号蒙王，骚扰了好几年，始由官兵荡平，这且慢表。

且说景帝迎还上皇，内外无事，苗众虽有乱耗，亦不日肃清。时已景泰三年，会当盛夏，景帝闲坐宫中，语太监金英道：“东宫诞辰将到了。”英答道：“尚未。”景帝道：“七月初二日，不就是太子生日么？”英顿首道：“是十一月初二日。”景帝默然不答。看官！你道景帝此言，果是记错日子么？他因世子见济，是七月二日生辰，年已十余岁，意欲立为太子，可继帝统，无如兄子见深，已立为青宫，一时不好改换，所以把见济生辰，充做太子生日，佯作错误，试探金英口气。偏金英据实申陈，好似未明意旨一般。实是以伪应伪。弄得景帝无词可说，又踌躇了数日，毕竟忍耐不住，再与中官兴安等熟商。安初亦颇以为难，经景帝再三谆嘱，不得不勉从上命，代为设法，暗中与陈循、高穀、江渊、王一宁、萧镃、商辂等，旦夕密议。各人依违两可，不敢遽决。事有凑巧，来了一道边疆的奏章，署名叫作黄，系广西土目，因平匪有功，得擢为都指挥使。他有庶兄黄，曾为思明土知府。年老，子钧袭官，谋夺世职，率领己子，及骁悍数千人，夜袭家，杀死父子，支解尸首，纳入盆中，埋诸后圃。总道是无人发泄，谁知仆福童，竟走告宪司。巡抚李棠，及总兵武毅，联衔奏闻，有旨严捕黄父子。急得没法，忙遣千户袁洪，到京行贿，意图保全性命。当有内监被他贿通，令他奏请易储。当即倩了名手，缮就奏牍，呈入宫中，由景帝瞧着，其词道：

太祖百战以取天下，期传之万世。往年上皇轻身御寇，驾陷北廷，寇至都门，几丧社稷。不有皇上，臣民谁归？今且逾二年，皇储未建，臣恐人心易摇，多言难定，争夺一萌，祸乱不息。皇上即循逊让之美，复全天叙之伦，恐事机叵测，反复靡常，万一羽翼长养，权势转移，委爱子于他人，寄空名于大宝，阶除之下，变为寇仇，肘腋之间，自相残蹙，此时悔之晚矣。语语打入景帝心坎。乞与亲信大臣，密定大计，以一中外之心，绝觊觎之望，天下幸甚！臣民幸甚！

景帝阅毕，不禁喜慰道：“万里以外，不料有此忠臣。”兄且可杀，宁知有君。遂下旨令释罪，并将原书发交礼部，传示群臣集议：且命兴安赍着金银，分赐内阁诸学士，每人黄金五十两，白银百两。越日，礼部尚书胡，即召集百官，与议易储事。王直、于谦以下，各相顾眙愕。都给事中李侃、林聪，及御史朱英，抗言不可，议久未决。太监兴安厉声道：“此事不能不行。如以为未可，请勿署名，何必首鼠两端？”王振已死，即有兴安继起，何明代之好用阉人耶？众官不敢再抗，只好唯唯署议。于少保未免模稜。乃由胡复奏，但称：“陛下膺天明命，中兴邦家，绪统相传，宜归圣子，黄奏是。”这奏呈入，不到半日，即下旨报可，着礼部具仪，择吉易储，一面简置东宫官。官属既定，遂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，改封故太子见深为沂王，有诏特赦，宫廷宴贺。不料皇后汪氏，偏据着正理，力为谏阻，竟与景帝反目，又闹出一场废立的事情。小子有诗咏道：

监国翻成篡国谋，雄心未餍又枝求。

如何巽语犹难入，甘把中宫一旦休。

欲知废后底细，待至下回说明。

历述瓦剌饯别情状，见得也先、伯颜辈，尚有深情，而景帝之不欲迎驾，勉强举行，负愧多矣。继述景帝易储情形，见得金英、兴安辈，实为谋主，而廷臣之相率受赂，嬖阿卑鄙，寡耻甚矣。若夫录杨善之才辩，益所以表其忠，载黄之疏词，益所以著其谏。外此或抑或扬，从详从简，具有微意，有心人吐属，固非寻常笔述家，所得与同日语也。